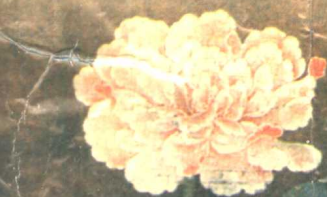


43

潘郎憔悴

上

萧逸作品集



44

潘郎憔悴

下

蕭逸作品集



ISBN 7-5057-1379-5



9 787505 713796 >

ISBN 7 - 5057 - 1379 - 5/1 · 382
定价: 39.80 元 (全二册)



43

潘郎憔悴

上

蕭逸作品集



44

潘郎憔悴

下

萧逸作品集

(京)新登字 19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96—113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郎憔悴 / (美) 萧逸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7.8
(萧逸作品集)

ISBN 7-5057-1379-5

I. 潘… II. 萧…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2245 号

责任编辑: 韦尔立 沈庆均

书名	萧逸作品集·潘郎憔悴
作者	◎萧逸 著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5 印张 614 千字
版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379-5 / I · 382
定价	39.80 元 (全二册)

管将军下朝回府，卸下官衣，在凉台上乘凉吹风，见次子照夕，在花园内手弯铁背竹胎弓，仰首望着当空一群饥鹰，欲发又止，不由皱了一下眉，转首对太太陈氏道：

“这孩子，一天到晚，只知道走马射箭，对于今秋的大考，像是根本不放在心上，我看他怎么得了啊！”

太太睨了儿子一眼，却微微一笑道：

“年轻人，骑马射箭也不是坏事，我倒挺喜欢这孩子的，你别老说他！”

管将军哼了一声道：“你倒说得好，不是坏事，今秋大试要是落榜，我看他有什么脸见人！”

太太出身杭州，却在北京长大，说得一口道地京片子，清脆动听，此时格格一笑，道：

“教你说得我们儿子成了饭桶了，对门江提督两口儿，就是最疼这孩子，见一次夸一次，昨儿晚上我们斗牌的时候，还一再提，教我跟你说，要收他作干儿子呢！看样子，他家的那个闺女，也很想跟咱们攀亲！还有方军门他们，哪一个不夸他，说他允文允武，人家都这么说，只是你……”

才说到此，将军已不耐道：

“好了！别说了！”

他把府绸马褂袖子挽了一下，瞪着虎目道：

“我只要一说他，你就护着他，我真不知道你是想些什么，是爱他呢还是害他？”

将军吐了一口气，继续道：

“你以为你这样做是爱他？老实说，你真把他害死了！”

太太愣了一下，她真是不明白，当下皱了一下眉道：

“什么……我把他害死了？我怎么害他了？”

将军气得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道：

“你这还不是害他？成天光看着他玩，他把老师给气走了；再请，又气走了！我就没看见你说过他一句，这么下去怎么得了？你说！”

太太嫣然一笑道：

“就为了这个呀！你也值得生气，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时孩子小，哪家小孩子不皮，再说，那些先生哪一个是有学问的，照我看，都是混饭吃的，走了算了。”

太太忽然声音压小了，把身子靠近了将军些，小声道：

“你都不知道，前个月走的那个周老师就和蓝红……”

“蓝红”是府里的一个丫环，太太已打发她走了。

将军一皱眉道：“瞎说！”

太太拍了一下腿道：

“哎呀！你一天到晚在外面，知道屁呀！这事情不是一天半天的了，家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就是你一个不知道！你说，这像什么话？这都是你找来的好先生，儿子跟他学，能学出什么好来？”

管将军这才有些信，用手在石柱上重重拍了一巴掌，道：

“这事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太太愣了一下道：

“早？唉呀！叫他们走了不结了，还告诉你干什么，你那脾气，告诉你还得了！”

将军摇了摇头，把预先凉好的开水，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三杯。

管将军自约甚严，从来不吸烟不喝酒，数十年东征西讨，为朝廷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生平嗜好围棋，再就是听戏，生活很有规律，早起早睡，数十年如一日，但却有一怕，就是怕热，热起来三四个小子扇扇都不够，有时候干脆就泡在冷水池子里不出来了。

将军虽是武将，却博览诗书，知人善任，眼光高超，真不失为标准儒将！

夫妇二人，正谈说间，忽听远处院中一片嬉叫之声，管将军不由探了一下脖子，说：

“你看看，这小子不定又捉弄谁了，也不小了，还这么淘！”

太太对儿子很了解，闻言只是微微一笑道：

“你也不要说他，你自己十七岁比武还杀过人呢！这是你自己对我说的，我可没屈说你吧？”

将军一愣，气得直摇头，连连喟叹道：

“好太太！你尽管护着他吧！真是气死我了！”

正说之间，却见一个丫环，头上梳着两条小辫子；这丫环却把小辫子打了个结盘在顶头，夏天天热，翠绸小衫的小袖，也卷起老高，露出一双藕也似的小胳膊，她一面跑一面叫：

“太太！太太！看呀！”

说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已进了堂屋，管将军在凉台上一愣道：

“你看！这孩子又闯祸了不是？”

太太也皱了皱眉道：“不可能吧！”

却见纱门启处，那个小丫环笑着跑进来了，她手里却提着

两只巨大的苍鹰，鲜血兀自汨汨滴落不已，一进门先请了个安，叫了声：“太太！”

眼见将军也在座，不由怔了一怔，赶紧把两只鹰放在身后，红着脸，发窘地又叫了声：“啊！将军也回来了！”

管将军点了点头，哼道：“什么事呀？以后不兴这样，大嚷大叫的成什么样子？有话说就是了！”

小丫环被说得眼圈直红，口中连连道：“是！是！”

太太看不过去，她最疼儿子跟前这个丫环，当时笑睥着将军道：

“你也是！自己家里有什么关系？看把她吓的！”

随即一笑道：“思云呀！有什么事你这么喜欢？”

小丫环看了将军一眼，一脸为难之色，半天才结结巴巴道：

“哦！没什么……没什么……”

一面后退着，想往外跑，将军哼了一声道：

“拿出来吧，我都看见了，又是那个畜生作的怪是不是？”

思云这才红着脸把一双鹰儿拿出来，放在地下，太太口中叨叨着：

“哎呀！这个该死的……好好的老鹰你打它干什么！”

可是她仍然慢慢走到了那两只死鹰前，低头细看了看，回头对将军一笑道：

“这孩子真是一手好箭法，比你强多啦！”

将军又哼了一声，太太才又回过脸来，笑着问道：

“射到哪儿啦？你看还动弹呢！”

思云见将军没骂人，胆子不由大了，这时见太太笑，她也不由笑了，一面小声道：

“射着脖子了！”

说着还在自己粉颈上指了一下，太太又念了一声佛，笑眯

眯道：

“以后快别叫他射了，老爷刚才还在说他呢！”

思云笑道：“太太你看呀！两只老鹰的脖子……”

太太翻了一下眼道：“傻丫头，我看那个干什么？怪血腥的！”

思云笑道：“太太看嘛！”

说着又低下头小声道：“两个脖子挨在一块的！太太看！”

太太禁不住仔细一瞧，不由叫开了，回头向将军招手道：

“我的老天，你来看看吧！”

将军也忍不住凑上来，低头一看，只见二鹰双颈竟是为一箭所穿，那箭还插在脖子里呢！

管将军虽习射多年，可是对儿子这种神技，也不禁惊得目瞪口呆，顿时赞了一声：

“好箭法，这叫做一箭双雕！啊！不，应叫做一箭双鹰！”

小丫环见老爷也不气了，不由乐开了，当时嚷道：

“真了不起，好高啊！少爷只一箭，乖乖！”

将军被这小丫环也逗乐了，回头看了她一眼道：

“他怎么射的？”

思云笑着迈开了一条腿，上身向前一伏，学着样子，两手拉弓盘箭，口中道：

“这样一拉一放，嗖的一声……”

将军见她学得滑稽，不禁哈哈笑了起来，太太也格格笑开了，遂道：

“这孩子在哪呢！你把他叫来！”

思云拍了一下手道：“好！我去叫他去！”

将军一听叫儿子来，马上把笑容收住了，往椅子上一坐，太太忙嘱咐道：

“等会他来，你别又说他，儿子也不小了！”

将军没出声，须臾就见花丛小道中，出来两个人，前行的是小丫环思云，后面行的，却是一身修长，生得面如冠玉，剑眉星目的年轻人，一面走，似闻他道：

“不叫你拿去，你偏要拿去，这一下好了……爸爸要是骂我，你高兴是不是？”

前行的思云回头笑道：“得了，少爷！这一次管保不会骂你。”

俊公子哼了一声道：

“不骂？哼！哪一次都说不骂，结果一挨骂，你就溜了！”

小丫环抿着嘴笑，将军在凉台石栏杆里把二人的话都听见了，心中动了动，暗付：

“要说这孩子，也没什么错，就是爱学武，学武也不能算坏事呀！”

他一只手摸着下巴，思虑了一下，浓眉皱了皱，却见照夕魁梧的身材已经进来了。

他双手抱拳，给二老行了一个礼，叫了声：

“爸爸！妈！”

太太早笑着过去，握住了他一只手，道：

“来，坐在妈跟前！”

照夕忸怩了一下，儿子大了，有时候对母亲的温情，总会觉得不自然，何况还有人在边上。

他红着脸笑道：“我……还是坐在这里好！”

说着走向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太太嗔道：

“你看你这孩子，坐在妈跟前怎么啦？”

将军一挥手道：“好啦！好啦！孩子生是让你惯坏了！”

太太正要还嘴，管之严却用手一指地上的鹰，笑道：

“这鹰是你射的不是？”

照夕见父亲面有喜色，不由乐道：“是孩儿射的，还有两只，

我叫念雪送到厨房去了！”

思云、念雪是太太陪房的两个小丫环，都是十七岁，因疼儿子，都拨过去，服侍照夕，两个小丫环在府里娇得很，人又机伶，大家都很喜欢她两个，两个小丫环更是有恃无恐了！

再和照夕一凑上，三个人坏点子比谁都多，府里面谁一沾上他们，算是该倒霉！

太太闻言笑道：“真是笑话，老鹰肉哪能吃！”

思云在一旁答腔笑道：“可好吃呢！上回少爷自己烤了一只，我尝了一点，和鸡肉差不多，就是有一点酸！”

管将军哼了一声，小丫环吓得话才停住，照夕觉着不大得劲，目光看着父亲。

管之严皱了皱眉道：“一个月前，我叫你看的那一部《少仪外传》你读得怎么样了？”

照夕笑道：“孩儿早已读熟了，吕祖谦的东西，差不多我都看过了！”

将军不由一怔道：“啊！你都读过了？我看你整天玩，怕没有许多工夫念书吧？”

说着看了太太一眼，转过目来，笑道：“这我倒要考考你了！我问你所谓‘东南三贤’那时候是指的哪三人？吕伯恭先生生平有什么成名之作？你说说看！”

照夕想了想道：“所谓东南三贤，是指宋朝当时的大理学家朱熹、张栻和吕祖谦。”

将军点了点头，照夕看了母亲一眼，遂又道：

“祖谦先生晚年在金华城中的泽春院广会文友，著有《东莱集》四十卷，又作《古周易》、《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大事纪》、《历代制度详说》、《少仪外传》、《古文关键》等。”

管将军连连点头，心中不禁暗惊道：“这孩子学问不错啊！”

当时含笑道：“你以为吕先生生平为人如何？”

照夕想了想遂道：“要说这个人，孩儿以为他少时个性过于偏急，易喜怒，不免失交于人！”

将军方自摇头，照夕却道：“不过据其小传自言，一日读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平时愤怒疾然冰释，总而论之，此人不失为一可敬的博学之人！”

管将军不禁拍了一下手道：“一点不错，你和我看法完全一样！”

说着笑着连连点头道：“你这孩子，平日不见你多读书，你倒有些鬼聪明，倒是难得！”

说着笑了笑道：“我请的这位池先生，是进士出身，我好不容易礼聘来的，你要好好敬重他，昨天听他说，你文思敏慧，只是厌于文章，有这回事么？”

照夕脸红了一下，太太却在一边摆手，可是照夕点了点头道：

“是的……”

将军一怔，不悦道：“这是为什么？”

照夕喃喃道：“孩子以为文章随兴而发，若强而为之，似乎失去为文之意……”

将军吐气道：“简直胡说八道，你莫非没有读过颜之推家训：‘文章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难道颜之推见解还不如你？”

照夕看了父亲一眼，讷讷道：“可是韩愈也曾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得自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孩儿并非厌于为文，只是不喜日日强而为之，昨夜因走马近郊，适过寒涧，归后因作《冷泉心曲》，池先生亦赞为上好之作，爸爸如喜看，孩儿可呈上请阅！”

管将军不由一怔，心中虽不以照夕之意为意，只是一时却想不出辩白之词，当时眨了一下眼睛，闷哼了一声道：“好！过两天你送来给我看看！”又道：“你的见解也并非不对，只是文学之特质，我以为实可慰人、可亲人、可感人，我儿如仔细玩味其间，自得其乐也，至于韩愈之言，亦未尝不对，他是说在上者，肥甘足于口，轻暖足于体，采色足于目，声弦于耳，无往而不快，是无所用其慰，即或鞅掌有隙，亦为被丽弦歌，取媚泉石，其能寄情于翰墨，染意于松烟者，盖千百中之一二耳！”

老将军文兴大发，挥了一下芭蕉扇又道：

“你既知道这道理，所以要特别约束自己，万不可养成腐朽之躯，懒于行有为之业也！”

照夕颇有所感，连连点头称是，二人这一掉文道典，一旁可苦了陈氏和思云，陈氏倒幼读诗书，书香门第，听来尚能会意，那小丫环听得直翻白眼儿，小声问太太道：

“太太，将军和少爷说些什么啊？我一句也不懂！”

陈氏笑道：“你自然不懂啰，老爷子又在掉文呢！”

思云吐了一下舌头，太太却大声笑道：

“好了！好了！有完没有？我只一叫他来，你就给他来这一套，真烦死人了！”

将军笑着上下看着照夕，得意地对陈氏道：

“这孩子是不错，很有见解，差一点把我考住了！”

正说话间，忽然一个小丫环跑上来，对太太请了个安道：

“对门儿江夫人和小姐来访，要见太太！”

将军忙站起道：“快！快！你下去，我到里面去！”

照夕遂也向二老行了个礼，匆匆而去，小丫环思云跟在他后面嘻嘻笑道：

“少爷！江小姐来了，你不去看看呀！”

照夕脸一红道：“江小姐来了怎么样？又不是找我来的！”

思云笑转着一双大眼睛道：“那可说不定！”

照夕回身瞪了她一眼道：“你不要胡说八道……”

思云小嘴含着指尖，娇声笑道：“哟！少爷！我又胡说八道了！前天打猎时，不是碰着她来着，今几个就来访了，真快！”

照夕正要喝斥她几句，却见念雪远远从后面跑上，一面叫道：

“别走别走！太太叫你呢！”

照夕怔了一下道：“叫我？”

思云抿嘴一笑道：“你看怎么样？我猜的没错！”

念雪已跑了过来，笑着对照夕道：“太太在客厅里，叫我来请少爷！”

照夕剑眉微皱道：“有客人没有？”

念雪点头道：“对门的江夫人还有江小姐！”

遂又一笑道：“怎么啦？”

照夕顿了顿，心说娘也是，都是女人，叫我去干什么？但是母命又不能不遵，当时把衣服拉了拉，两个小丫环一个为他重新编着辫子，一个用小手巾拂着他紫红缎子坎肩上的尘土，因为方才他在后院骑马来着！

念雪还在他帽子上哈了口气，又用绸子手巾去擦，却为照夕推开了，他皱了一下眉道：

“这是干什么？我又不是去攀亲，瞧瞧你们俩！”

思云念雪也不禁格格笑了起来，照夕气得脸色通红，径自迈步，直向内客厅中行去！

还没进门，就听见母亲的声音在与来人道：

“我把他叫来，江太太你当面问他，看他愿不愿意，这孩子呀……”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厅前有紫红木隔断遮着，他不由把脚步放慢了些，又听见另一个吴侬软语口音的女人道：

“这还有什么话说的！咱们是老街坊了，式威和管将军也是多少年老交情了，你把他叫来，我当面说！”

照夕靠在隔断边上，心中不由奇怪，忖道：

“她们要和我商量什么？”心中正在不解，却听见另一娇声小语道：

“妈！有人来了！”

管夫人咳了一声道：“谁来了？是照夕不是？”

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心说这是谁，耳朵真灵，当时脸一红，咳了一声，迈步入内，先向母亲弯腰叫了声：“妈，您是叫我么？”

管太太笑道：“就是叫你，见见你江伯母，还有江小姐。”

照夕侧过脸来，见正面檀木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年约四旬的妇人，珠翠缠头，身着淡白大红两截小袄，手里拿着垂珠团扇，正自望着自己微笑。

照夕认识她，这位夫人常来家里，只是自己很少和她说话。

在她身侧，坐着一个少女，约有十七八岁，身材修长，生得蛾眉杏目，肤色白嫩，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自己。

她嘴角微微向里弯着，露出一对浅口酒窝儿，似在微笑。

这姑娘，照夕在昨天打猎时，才见过她，知悉她是对门儿的三小姐，新近由杭州回家，传说她是学艺回来，有一身好功夫，可是自己并没见过。

只见她身着浅绿绸子汗衫，袖口儿却微微上挽着，露出半截玉腕，左手腕上带着一只翠镯子，下面穿着折幅马裙，足下是一双鹿皮小马靴，手里还玩着杏黄的小丝鞭子，满头青丝却挽了再挽，一任它半垂着，显得一派青春娇媚之色。